

森林文化與台灣教育

陳玉峯

十八、十九世紀隨著歐洲重商主義航海東漸以降，號稱「福爾摩莎」的美麗之島殆有十餘個，二十世紀尚得保有此名號，且在新近舊名新抄、家戶喻曉的，只有台灣。然而，原意為麗島或海上仙山的台灣，其地景的構成要素，即原始森林蓊鬱、草木茂盛、奇花異卉、鳥獸麋生，也就是百萬年以上天造地設的自然之功。歐、美、日人早期來到台灣的第一印象，沒有不提及初睹綠葉海洋的驚艷，如醉如痴的禮讚，且衷心祝禱其可長存，當時，沒有所謂保育的字眼，只有感動誠摯的期待，筆者曾引介如卜萊斯、中西伊之助、湯甫生等，詩篇般的散文歌詠。

曾幾何時，當七成左右的原始森林消失，當台灣用材在自由市場、舶來賤價的衝擊下，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進口貨的當前，福爾摩莎再度被政客、流行所高揚，然而，諷刺的是，幾近於百分之百的台灣人民不懂台灣森林，不相信台灣的維生系統瀕臨全盤潰決的慘境，且無法認知所有生態浩劫與生物災變，緣於台灣原始森林的消失。不僅如此，由專家學者及政策領銜，終結原始林的潮流，迄今從未有真正的反省或改變。如果台灣的教育系統不能將原始林的滅絕、環境棲地的破壞，當成最重大的價值、思想、觀念及知識的危機，則為最大的失敗，而且，所謂的本土化，不過是抽象、虛幻、不著邊際的政治流行口號。

換句話說，本質與特色為森林的台灣，生活在此間的子民，不識山林、不解土地，實為全民之恥、教育之辱。進一步說，如果台灣的學生不瞭解台灣自然史、地球演化史、基礎生態學、人類生態學等等台灣與世界後現代的共同語言，則台灣教育系統有必要回收殘破的產品，悉數調回做補強教育，因為教育的目的必須對地球負責、對人類負責、對世代遠景負責。我們亦有足夠多的現實悲劇闡明，台灣原始天然林的殘破程度，與社會人心沉淪、價值解體成正比。

台灣的林業教育建立在反森林文化、反本土、反自然的唯用主義、人本霸道與貧窮文化的價值系統，即令政策已有顯著改變的現今，林業

教育仍然在灌輸木材及副產物利用史觀，棲蘭假借枯立倒木處理的伐木案，徹底暴露台灣的森林系，早該全面從底層價值改造；林務單位先前的保林活動與教育，亦反映只許官家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的另面形容詞，因為圍捕一、二隻山老鼠，檢警煞有介事，摧毀整座山原始林卻是合法公權；幾近於所有保育，沉淪在文宣檯面作秀，實質自然生態系或原生棲地卻日益消失，事實上，全國正快速的創造稀有或瀕臨滅絕生物，再耗鉅資作所謂復育保育，卻不願徹底立法保障自然生界，而這些生界，在今之經濟體系網中，所能轉化為物質利益者，其實微乎其微，它們的永世價值卻是巨碩無比，國家寧可以蓄意的無知，任其遭受利益團體日侵月蝕，也不願舉手之勞善加保護；而全國的大專院校、有文憑的人多如過江之鯽，但保育只停滯在都會製造垃圾的口舌美化；最該內省者，一大堆割地分治的實驗林、研究單位的試驗林，仍然只顧自私的研究計劃，恣意改造原始林為自然廢墟，迄今頑冥的利用人民納稅錢，破壞天然生態系，換得個人功名利祿，再藉所謂專業的邪惡，敵視民間保育團體與人士，並提供錯誤的政策指導。

五十餘年教育的內涵若不能及時扭轉，不能讓台灣自然土地、生界與學子的情感、知識結合，終究只為私慾、抽象的專業化作幫兇，造成知識、價值與人格的分裂，助長人性全面虛偽與功利。如今的社會菁英，到處橫行「騙人騙到自己也相信」的偽君子！專業知識若欠缺生活的體悟與驗證，若不能連結土地根源與鄉土之愛，只會走向自欺欺人的虛妄國度，人類的美德絕對不是透過抽象能力訓練來獲致。

國家教育決策者早該從台灣地文及生界本質，強化且引進森林及農業智慧文化，扭轉全面工技、功利不歸路的走向。全國各級學校有必要加進森林生態系的課程，從基本植物或生物分類學、生態學開始，以台灣材料為教材，分層漸進施教，以數十年真正本土學理，打破外來非通則學理，孕育土地知識及情意一體的新生代，更且要培養學生解決本土環境及生界問題所需具備的實務能力，無論就學中或畢業後，皆可參與如何拯救受難中的自然生態系，包括法律、請願、申訴、抗爭等等理性、熱情的從事管道。政府不必扛著過往欠缺自信的自卑情結，相信更

堅實理性人民的力量，當教育的改革無法革除不適任教師之際，培育逆向教育的學生，夥同當局睿智決策，雙管齊下，顛覆學閥與專業恐怖主義，建立國土復育的世代大計生力軍。